



二酉園續集卷十四

鴻陽陳文燭玉叔著

碑

建碧霞元君祠碑

鴻陽江北古城建碧霞元君祠祠成而里中
班白與經營祠事者屬余書麗牲之石以傳
永久往登泰山絕頂嘗謁碧霞元君其祠舊
名昭真觀宋真宗所建而秦漢封禪時無
有也明興拓而大之靈應顯天下捐金珠
玉馬殺者歲無虛

日余詢其神有言東嶽配者有言東嶽女者何相傳訛也馬端臨考稱玉女石像在玉女池側而宋易之以玉巒石爲僉李諤瑤池記稱黃帝建泰嶽觀遣女脩仙羽衣黃冠玉女者脩而仙者也王敬美東遊記稱道書言元君者卽華山玉女金支翠旗惟岱華可延駐耳至其詩如劉禹錫所稱父事元君任紫微李太白所稱玉女四五人飄飄下九垓是也國初學士劉定之尹龍徐浦尚書崔文奎成記元君祠其說大都尙

不佞云不佞往游江淮三感元君異夢思擇地以祀而白沙湧玉之間又郡中勝槩自昔解佩江湄弄珠漢臯果餘僊氣耶乃請于按察梁公郡守史公咸力贊之各捐數十金小子捐金百兩薦紳草布慕義助工計得若干凡厥姓名悉具碑陰大門三楹前廳正堂各如其數鍾鼓樓各一左右翼室各三肇于癸未七月成于甲申九月凝土度木操鐸設色踰年而就蓋亦竒矣四方禱子者褻然續紛神應如響余謂鬼神體

物猶水行地中也至誠感神猶鑿井得泉也昔
人謂蘋蘩蕓藻之菜潢汗行潦之水苟有明信
可薦于神而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
其福也乃今觀之尤信曾謂泰山高且遠乎余
詳元君事作詩以道之使歌以祀其辭曰

擇良辰兮吉月浴蘭湯兮沐芳馨壽宮兮
嬰眇與日月兮齊光撫長劒兮玉珥璆鏘
鳴兮琳琅靈連蜷兮姣服吹參差兮未央
仰日觀兮在瞻望雲夢兮相羊舉芙蓉兮

木末采薜荔兮瀟湘疏緩節兮拊鼓陳箏
瑟兮浩倡覽風雲兮永妥錫福履兮多祥
蒸蕙肴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五音紛兮
繁會人神悅兮樂康

童氏祠堂碑

古者營室必謀祀先自天子至官師咸有廟秦
不師古而禮制蕩滅天子之外無營廟者漢世
公卿建祠于墓而魏晉以來始營于都邑多以
官品爲世數之差唐太宗時執法糾侍中王珪

不立私廟命有司營建以耻之宋文潞公作先
廟司馬溫公爲文記焉是時已言士大夫不知
廟之可設于家也况後世乎明興監于前代
祀止四世高曾居中東祖西禰而儀仍家禮所
謂祭于寢者是也間有合爲大宗祠者有親于
小宗祠者有尊爲特祠者雖未盡合乎古然始
殺而嘗閉蟄而蒸所謂入室僂然必有見於其
位也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歎息之聲也安
得不敬乎是仁人孝子之心亦猶行古之道也

童爲沔陽世家太守公旭太史公承敘武庫公
承契後先舉進士官大夫之列制得立廟于家
而三公早世未遑祀先之典有布衣公承祚者
慨然以其居改爲先祠樹坊于門而請余一言
書麗牲之石余爲公家壻久諾未就諸生中有
登先行先弘先述先者寓書申前請余觀布衣
公總書世系是大宗之遺也獨王三先生是特
尊之遺也夫禋天地而報本矣祠聖賢而崇德
矣享祖考而追孝矣閭巷其興乎童氏子孫陳

其簞簞夙夜懋祀以無忘仁孝則三先生之德業益大而布衣公之風遠矣布衣公以高年飲于鄉有司給冠帶如列云

劔東義館碑

予讀周禮大司徒之屬如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等官輒咨嗟慕焉當時國都弘敷五典又加意於野俾父詔其子兄授其弟適人以木鐸徇於道路閭巷之間斷斷如也且井田溝洫較若畫一黎庶殷富轉相補助故從善也輕王

制大壞民貧而教廢自秦人始漢興延訪博士遺書祇秦火之餘耳幸去周末遠猶見羽林授經匈奴遣子乃後學舍頽敝鞠爲園蔬牧兒莨豎往往刈薪其上古今成才之難易自周而降可廢書而惜况逮今日有司視學校爲細故何望儒生者流倡於下哉豐城爲洪都大邑袁尤著姓有三衢太守公仁人也思立學以誨族仲子大學生宗愚君克成之家有恒產十年積聚置田二百餘畝君曰此賴先君澤耳可成先君

志乎遂建塾一所延明經方正之師大訓同姓
卽異姓往焉歲租四百石束脩供給外周族之
老無倚幼無依者歲凶則倡賑義中有樂育堂
養善堂授餐所儲穀倉恒屋若干方廣若干扁
曰劍東義館復以義田立戶其興學贍族委曲
周悉得周人遺意矣語曰禮生於有而廢於無
君子富好行其德如君非耶昔晏嬰仁及三族
齊人三百待而舉火范仲淹有負郭田千畝食
其族者九十口假令二公在予爲執鞭所忻慕

烏第晏子自謂彰君之賜范參大政有祿矣今
君一書生耳其行尤有難焉者錢公輔嘗愛晏
子好仁而言有次也又愛文正規模遠舉乃觀
之袁君寧能使燭無愛心哉且君先太守公韶
江登進士勲名在朝暨君長公宗魯鴻臚君貢
於鄉季弟宗聖舉於鄉其姪子清同予爲乙丑
科進士餘多明經而起後先朱綬顯於帝廷
君建學不虛矣子清復與予官大理屬予記其
事越明年子清奉王命過里門思伐石碑焉

踐前諾書之俾觀者其興乎

楚王沙鎮庄碑

沙湖鎮盖有楚王庄高皇帝所賜也高皇帝大定宇縣昭王封國有銅鼓五開散毛等峒耒服昭王奉命討之諸域響應高皇帝嘉乃績慶以地遂益武漢黃德等處而沙鎮其一也肅皇帝朝僉憲柯公清淤田而奸民混府田槩爲京課歲不輸納穆皇帝朝恭王奏冲藩不造等事奉欽依行勘爭執靡定而恭王薨聖天子御極九

年而今王受封時奉明旨清丈海內土田長史劉公某典寶正郭公某典服劉公某啓王而白于當路巡撫都御史陳公巡按御史錢公分守叅議李公分巡憲副曹公承天知府劉公沔陽知州史公祗念藩服加意封土乃委檢校于君某州判朱君某會同典寶謝君某清丈焉共得田九萬四千三百三十八畝有零且解京水稞原額五百四十兩業民告困止納二百四十餘兩而五百原數悉出于新丈之田矣所稞之外

有餘田二萬三千三百七十畝并太陽等七處
海船窩基地九十七間悉屬王府形東壤制可
張楚也典服劉君輩具圖以獻王曰高帝遺澤
皇上洪恩諸公廉明爾等勞勤與楚共載劉君
奉王命而請余文余聞反裘而芻者毛落絕流
而漁者澤竭薄歛而仁者國富自茲黔首永乃
家乎惟帝敦睦惟王展親江漢朝宗于海矣幸
爲謝楚王王得余言而善之且曰楚國無以爲
寶惟善以爲寶可勒諸石俾萬世無斃

關將軍廟碑

桃源縣古城蓋有漢三義廟云而創一廟以祀
關將軍則始都御史陳公公督漕行縣夜夢將
軍語余捐俸立廟而特祀之知縣蔣本仁鳩工
而廟成往余過三義廟中昭烈右張翼德而左
將軍結義在涿郡楚州誠非其地豈往來彭城
多轍跡故合祀之與史稱將軍於昭烈恩若兄
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君臣凜凜矣今並列
之則分祀何可已乃將軍之廟遍天下余沔陽

里祀將軍尤靈異元大德中廟災而像存比至
廣陵讀趙孟頫所書馮子振碑謂寧鶉衣而有
丹雘寧蝸涎而有牲酒蓋自古多將軍云嗟乎
義勇如將軍蕭曹之匹而昭烈有高帝風宜復
大漢考其分部平原走下邳刺顏良及督荊州
諸軍又敗曹仁降于禁逼操于許何其壯也假
令無孫權呂蒙之秘謀糜芳傅士仁之懷嫌安
得將軍亡耶獨其誓以共死義不背劉秉燭達
旦禮以自閑真烈丈夫哉真烈丈夫哉將軍名
羽字雲長河東解人封漢壽亭侯前將軍諡壯
繆漢壽本封邑亭侯乃列爵余慕將軍甚而陳
公名炆嘉靖辛丑進士又臨川大儒命余作記
因述其槩爲迎送神曲俾土人祀將軍者考焉
其辭曰

望美髯兮容與遙下追印號兮威震華夏
北顧徐邳兮神之所化 右迎神

河流駛兮大海東注歌舞徹兮揚靈如慕
永奠茲土兮神之所助 右送神

玄帝廟碑

山東陽穀縣七級閘蓋有玄帝廟云在縣東北六十里而近漕河百餘步又河濟之通衢也里人被河濟之患思建厥廟以鎮之乃高君一飛倡厥工其崇基立殿繚垣樹木高君佐淮道之廟貌閎遠矣屬余言勒諸石余觀記傳有言曰北宮黑帝其精玄武故位于北宿于虛危託靈于龜蛇在五色爲玄而在五行非水耶然神之無遠不畱如水之無地不有而禦菑捍患在先王罔不茲祀茲典豈爲淫哉惟神永奠于茲土惟民永賴于神休余旣詳之如左復爲迎送二曲俾祭者歌之侑神焉其辭曰

帝駕玄輅兮玄珮玄璜靈光至止兮容與洋洋 右迎神

帝心純佑兮時若雨暘明禋祗薦兮黍稷穰穰 右送神

北沙龍王廟碑

淮本四瀆入于海故多海神而北沙有龍王廟

創自元人蓋爲海運云 明興罷海運二百年
廟亦幾廢隆慶辛未撫臺王公宗沐力復之其
海舟經是鎮多保衛之功山陽知縣高君時葺
其廟工始于壬申八月完于九月歲設墩夫一
名以其餘田給張海守之事上王公屬燭碑焉
明年知縣李君貞又謂余曰頃行野外二三班
白指龍王廟謂靈異每旱禱則雨公宜亟文以
書麗牲之石嗟乎鐘山燭龍之神能致風雨冀
野應龍之神能寢甲兵是自古記之矣况龍王
水神不宜永祀海上耶系以樂章俾祀者鼓吹
而歌之其詞曰

滄波浩兮百谷之王乘玄雲兮海波不揚
尚來格兮洋洋 右迎神

扶桑經兮伊誰之主雨暘時兮洽于淮土
吹參差兮容與 右送神

重脩龍興寺碑

淮安城西清風門內有龍興寺凡郡吏拜 闕
祝 聖壽往焉寺創自西晉秦始間爲里人夏

寬氏所施唐宋及元命住持掌之頒帛給田咸
有恩澤詳在廬陵學士陳公記中碑樹于大明
成化初後至正德辛未遭火毀廢一空有僧明
來號天竺募化脩之造大殿九間鑄佛三尊煥
然新矣余會明來爲余言游天下名山者半貌
古朴誓苦行故能動衆而成大工也又以余與
一二友人論文談道於其上索余記之嗟乎色
相有無之間余安能知爾教哉大都無有可捨
而後能達有之源無空可住而後能知空之本
法本不生因心而起卽棟宇之新固起于一念
耳由是達五蘊除六塵會無生之精成無礙之
慈何嘗舍方寸以超三界哉故曰佛者明之而
見性儒者盡之而知性其心一而已矣于是明
來率諸僧羅拜首肯若會余言者庸書諸石而
施財姓名悉載碑陰

社倉碑

淮海蓋滂郡云清河縣治在河口去府僅六十
里土狹而人稀春夏之交民艱於食余竊憫焉

隆慶六年壬申縣令張君惟誠來留心民隱乃於縣西創為社倉左平糴右預給故古人常平積穀之意賤則貯之貴則散之俾忘歲凶云所費帑金幾二百上官嘉其議余贊成之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自古及今未之聞也晁錯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畜積多而備先具也旨哉言乎今淮土民日困河流歲泛則茲倉之建何可已哉何可已哉工始于是年夏四月朔日成于秋七月望日明年張君以才調汶上請余記之風群吏而告嗣令者余作社倉碑

清河縣修學碑

隆慶庚午余行縣至河口謁先師廟觀學舍圯壞顧瞻愴然者久之越壬申臨海王先生撫茲土下修學之令知縣張君惟誠復申前請遂捐帑金若干卜日興事數月告成自大成殿東西廡戟門櫺星門明倫堂及齋舍庖廩隘者弘之傾者正之垣墉者塗茨之大都一新云余請

王先生爲文記之諸生張蘊王家屏輩以縣令
雅造士謂余不可無言嗟乎清河誠瘠土哉風
俗多質朴士生其間有剛毅木訥之遺先師
論禮與仁咸有取焉夫士修于家尚愍其壞于
天子之庭乃今高者虛無卑者功利修之已者
非也安望施于有政能無壞耶諸生值維新之
會沐者必彈冠浴者必振衣新之云爾何可以
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俾質之近道者淪亡乎
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余
所聞如此若諸生所誦法有王先生之言在于
是教官沈梈桂集安躋其說伐石記之而縣丞
陳大濡典史謝一德蓋董是役云

保寧府重修廟學碑

保寧蓋蜀名郡云孔子廟舊在府治東南元末
兵燹改西南廟制中爲文廟爲兩廡前爲戟門
爲櫺星門廟東爲祭器樂器庫戟門左爲神厨
東北爲啓聖祠各宦鄉賢祠廟後爲明倫堂堂
上爲尊經閣自宋慶曆建學至 昭代沿革不

常規模宏遠詳都御史任公惟賢記中隆慶庚午叅政楊公吉守閩新廟學創明倫堂移尊經閣于後萬曆甲戌不佞奉命督學三試閩州

徘徊與諸生論學竊嘆楊公興學云歲甲申不佞以叅政分守川北有事于閩教官率諸生謂數年科第稍之堪輿言聖宮經閣前後雄峙而堂低歎思去堂而移閣以還舊觀里中薦紳及諸人士助費結構官帑民力不與焉保寧知府吳從周同知李有成通判張至化知縣漆文煥

避其事不佞允焉諸生請余言垂永久不佞嘆曰二三子改學宮矣知孔門之學乎孔子言主忠信而過勿憚改參也魯獨得其宗日省其不忠乎不信乎是過也所當改也至唯吾道之傳則忠恕與信渾而一矣秦漢以來學術漸晦高皇帝以大宰祀孔子戒人臣勿懷二心彼發實民定三秦者非甕鳧侯乎統萬人守巴西者非車騎將軍乎是功而忠也唐天寶間過閩山而歌者非子美乎上元間過離堆而記者非魯公

乎是文而忠也四子者創業死難謫居流寓所
遭不同使得聖人爲之依歸可列于政事文學
之科閩人祠祀千載血食與孔廟等二三子求
此心之忠耳出而效用何患不古人若也好勇
可改也貨殖可改也自畫可改也所當新者獨
學宮哉敢以孔門學術與閩故事爲二三子言
之若相業如文惠甲第如諸陳黃馬復昔時雍
雍濟濟之盛二三子願焉人人願爲二三子祝
也不佞無言可矣諸生起謝曰先生之教邇洙

泗而上之請勒諸石以代書紳

什邡縣修學碑

昔漢置廣漢郡領十縣什邡其一也高帝封雍
齒爲什邡侯又郡有邠水流而爲十馬班氏作
什邡表至云邠江蓋古名邑云其學無論往代
卽國朝興廢屢更嘉靖初修于知縣王廷傑
學使蘇公葵有記今五十年矣萬曆二年知縣
湯宿毅然修之邑多慕義捐財者不費帑金肇
修啓聖祠大成殿兩廡戟門泮池櫺星門繼修

明倫堂兩齋敬一亭會文書館又修學署神厨
祭庫省牲所工始四年九月成于五年二月教
諭寸居敬訓導萬理達及諸生謀余龔若石勒銘
以紀鴻休邑人侍御李公報書曰之珍往覩學
宮鞠爲茂草乃今真可書哉余惟廟者貌也先
王飾貌以隆禮將以報德也不崇其貌無以示
敬不崇其道如德何漢劉歆曰唐虞三代聖帝
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旣微而禮樂不
正道之難全如此信斯言也孰非孔子之功哉

今祭章之讚孔子有曰刪述六經垂憲萬世夫
經者徑也如五路無所不通而萬世常行也孔
子歷聘列國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
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由周而
秦設挾書之令行是古之罪漢興置博士訪遺
書六經稍稍間出綴學之士潛心大業而斯道
賴以不墜當時及門之徒自顏曾之外惟商賜
可以言詩而春秋不能贊一詞聖人之精可識
矣今鑽厲而治六經者衆矣有能得其心于萬

世之後乎故崇厥廟而新之者有司事也崇厥道而新之者吾黨事也余幸見有司矣尚厚望于吾黨云

東鄉縣修學碑

東鄉縣在夔州萬山間而其學舊在縣山郭中後遷之江外師儒肄業及有司行釋菜禮稱不便者三十年東鄉知縣景陵陶君之肖謀遷焉余試士至夔與夔守南海郭君悲議之得遷云再試于夔則櫺星有門明倫有堂啓聖有祠又

有神厨庫有鄉賢祠有名宦祠有教官衙有號房基復舊而向更新煇煇燿燿期月告成縣令才乎嗟乎蜀自三代以還如漢文翁作講堂畫仲尼七十二子之像後高朕作周公禮殿圖號西南齊魯太史新都楊公慎以爲後世學宮之設蓋倣諸蜀云國家興學教化汪濊上暢九垓下泝八埏今皇帝登御萬曆二年燭領墮書入蜀越明年大學士荊州張公居正上疏其略云臣聞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祖宗以來最重學臣其勅與國子監祭酒竝又多海內名流爲之乃後則虛談賈譽矣養交市恩矣憚巡歷而苦校閱矣胡能作士下吏禮二部慎厥選惟公惟勤將勅書更布宇內願明主擇焉書入上俞允燭拜新勅莊誦未嘗不發汗沾衣也且舊所頒勅二百餘年大要在士明經修行而本諸身教卽唐虞敬寬之訓不過也主上申明功令廣勵學官期復祖宗之舊云耳昔道統在帝王至周公兼之孔子集之皆大人之學也然仰思力行徙義遷善以裁狂簡至化被魯國能使邑人絃歌千年不絕其聲故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聖人之澤遠矣二三子誦法周孔有不如古者乃不能思而變變而道復西南齊魯之風以稱塞明詔何適而可余于多士有交警焉書作東鄉縣記將徧告巴蜀云

福建布政司續題名碑

閩蓋東南巨省自設布政使司來題名碑凡三

樹云正德癸酉陳公珂記之嘉靖壬寅歐陽公
席記之嘉靖癸丑朱公衡記之有謂紫微垣十
五星列東西藩在北斗傍官賢則藩星光不賢
則藩星晦有謂秦漢來記功德者託諸石而其
棠之澤淮西之勲在焉有謂刻諸石者名也顯
其名而不累者實也萬曆乙酉文燭承乏右僕
前碑書滿左使陶公謂今 皇帝御極億萬年
無疆之休俾諸君子元年任者代石書之屬文
燭記焉文燭寓目而嘆曰名實之間天人相與

之際三公言備矣乃題名昉於近代有史之遺
意乎史莫大乎春秋辭不費而褒貶存今姓氏
邑里之外不加一言而勸懲之道森然昭矣且
古言官箴者曰清曰慎曰勤凡在有位宜罔不
欽况敷庶政而倡群吏者乎出納易黷而清者
顯矣品位易肆而慎者彰矣文奏易盈而勤者
著矣昔子夏肥而或問之子夏曰吾戰勝人曰
何爲戰勝曰吾入見夫子之義則榮之出見富
貴又榮之二者戰于胷臆而夫子之義勝故肥

也夫自勝而後可以勝人實存而名立人感而天應政之廢興官之謗譽有可觀省者斯亦司馬遷所稱當世得失之林矣竊謂其有史之遺意云左使公聞而嘆曰吾子言行三公者至矣蓋書碑首俾後之人永覽焉

重修二忠祠碑

我明 宣宗章皇帝御製五倫書載宋忠臣陳文龍死事最詳 憲宗純皇帝續修通鑑綱目書元破興化陳瓚死之一門忠節蓋福建興化

府莆田縣人 孝宗敬皇帝下詔求言莆人大理寺評事徐元稔上疏表之其略云臣與二陳同里當時文龍諡忠肅廟號昭忠瓚贈兵部侍郎諡忠武故居今草莽過者徘徊不能去古帝王顯忠于異代非操世大柄者耶乞立祠本郡賜春秋祭如文天祥江萬里故事庶慰人心而勵將來 詔許之至 武宗毅皇帝朝立祠于城隍廟左肖像祀焉越八年癸酉督學姚公鏞記之歷 世宗肅皇帝 穆宗莊皇帝朝屢修

之幾再世矣今上御極十有四年垣圯屋壞
鞠爲茂草中丞沈公人种御史楊公四知表揚
往哲以維國是下新祠之令不佞掌司事謂崇
古勸今政之不可廢者宜新之而興化知府錢
君順德同知關君學尹呈公帑若干以爲工費
適推官祝君致和視縣事經始營度落成有期
煥然維新俾昭代列聖厚忠直者數百年如
一日二陳公有生氣天昌厥後報施盖定云嗣
孫陳君瑛舉進士參知漕儲事寓書不佞請書
麗牲之石不佞嘆曰宋自臨安告變天下之勢
岌岌乎殆哉而閩尚存閩苟存焉控兩淮而引
江鄂庶幾無虞又八閩形勢在興化一路二陳
公之以死守也其恢復中原之志乎忠肅公初
諱子龍度宗廷策以冠多士改諱文龍字君貴
授紹興判官除崇正院說書擢監察御史以劾
迎合者忤賈似道左官後起至充閩廣宣撫大
使後福州泉州俱降同郡尚書方應發勸忠肅
降忠肅手劒逐之益謀繕守使其將林華伺境

上華卽降且導至城有執忠肅軍中凌挫者自
指其腹曰此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械繫杭州
不食而死其母死福州尼寺中且曰吾與吾兒
同死又何恨哉有忠武公者諱瓚字瑟玉忠肅
之諸父魏國正獻公之曾孫也聞而嘆曰吾姪
不負國吾忍負吾姪耶陰募義兵攻華等誅之
復興化以其首告家廟獻于行朝端宗壯之命
以通判權守興化時元唆都萬文炳等各擁兵
數萬而忠武號令嚴整元兵日增蟻附登城力

不能支猶率麾下巷戰元兵死于城者千餘忠
武後爲元人所執大罵曰文龍吾姪也世篤忠
貞豈從汝胡狗求活耶唆都大怒車裂以殉屠
城三時血流有聲夫興化破而閩盡矣閩破而
宋亡矣時天下死節者三十餘人以爲三百年
養士之報而陳有肅武且忠肅與文天祥並爲
忠義狀尤而天祥平居亦稱爲陸贄汲黯之流
彼言生爲宋臣死爲宋鬼踐之矣又言不愛一
家死思存趙氏脉及母氏死忠武以布衣死言

如券矣寧獨必其身哉其後斃其所乘賜馬又
子孫百年不食元粟今駸駸顯于有道之朝不
佞竊謂有天報云因志其大告嗣修者復爲辭
二章俾歌以祀其辭曰

嗟二公之忠貞兮值皇興之敗績好修姱
以鞿羈兮竟同歸于鋒鏑下從龍逢比干
今何異夫萬人敵過而式者莘莘兮海風
參差慘戚

嗟新祠之鼎建兮噉將出于扶桑瞻靈氛
其如在兮路修遠而翱翔折瑤枝以爲羞
兮精瓊靡以爲糗望壺公而容與兮惟億
萬年無疆

白鹿書院學田碑

萬曆八年江陵柄政嚴禁僞學 詔毀書院江
西多創建悉在毀中白鹿洞歸然獨存蓋魯殿
靈光也洞在匡廬五老峰下其名以唐江州李
刺史讀書馴白鹿而宋朱張誦道與睢陽石鼓
嶽麓並雄宇內 昭代益重之洞田計二千三

百餘畝議濟邊得價四百四十餘兩留備祀典者廩三百畝士解散去存空名也萬曆十二年廟堂議復書院江西復者半洞田在新建者四百二十二畝入南昌正學書院在建昌者一千二百畝價存司庫會中丞餘姚陳公御史益都朱公端人並列倡明正學下復田之議文燭典司事右使宋公應昌學使沈公九疇咸謂國家莫大乎養士若入太倉直糶米耳給買者價而洞田遂復守道王公橋巡道顧公雲程贊而行

之南康太守潘君志伊新洞志學使公屬余言以傳永久陳子嘆曰斯田也剝而復者也物無剝盡之理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士有恒心而僞則與天地不相似矣多士知復乎修身而不遠下仁而休從道而獨自考而敦皆復也孔子以顏氏之子庶幾于復而孟子以禹稷之功並天地者同之其心之謂與于祿如師聚斂如求短喪如予是頻而厲迷而凶非復也千載議焉禁僞學而無其實與焚詩書毀鄉校者等

耳烏得而禁之願學者勿入于僞而使人竊禁
之之名是吾道之興與故曰學古有獲若農服
田力穡乃亦有秋偉哉茲舉鏡于貞珉告後之
造士者是年正學書院田亦復而學使公爲記
樹南昌府

許真君廟碑

江西有鐵柱宮

昭代顏曰妙濟萬壽宮蓋許真君故里也四川
有旌陽觀祠祀真君者不佞兩謁之儼若遇云

往讀列仙傳如晉葛洪扈謙同真君羽化世號
神仙何從祀之而祀典所云法施於民則祀之
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善乎萬司
馬氏曰祀功也非祀仙也唐子伯虎配真君于
黃帝之與蚩尤神禹之與無支祁悉歸正論道
士徐碧雲請余文碑焉憶真君上昇讖云吾仙
去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五陵之內當出弟子
八百師出豫章大揚吾教時生沙洲過沙井口
今時將及矣歲侵苦水甚于蛟蛇安得真君之

靈福民乎守土者禱焉按真君名遜字敬之詳
白玉蟾傳中其先蓋潁陽由云博極詳書尤嗜
神仙家卜居西山有售鐵燈檠者知爲金而返
之里人化焉晉太康元年爲旌陽縣令除煩去
苛諭民于道歲饑點丹輸租歲疫持法愈病知
晉室將亂而歸焉送者居如營壘號許家營至
變幻莫測如授劍于童女問道于諶母飛茅爲
祠蓋松爲壁運風雷以拔社出靈泉以濟旱驅
蛟于龍山驅蛇于海昏再驅于西安鄂渚召社

伯書符文鑄鐵柱鎮之故聚骨洲釘蛟石名並
天壤焉其識記云鐵柱鎮洪州萬年永不休八
索鈎地脉一派通江流天下大亂此地無憂天
下大荒此地薄收地勝人心善應不出奸謀若
有興謀者終湏不到頭其慮深矣寧康二年中
舉生自吳赤烏元年得年一百三十六此八十
五化之大也所稱淨明法者蓋玉京隱書也在
上爲無上清虛在天爲中黃八極在人爲丹元
絳宮服鍊者中正而玄黃攝意歸身攝想歸正

以心達心以性達性淨而絕塵明而燭幽忠孝
廉謹寬裕容忍故大舜終身以成孝比干諫君
以成忠善卷殺身以成廉南容復圭以成慎榮
期安貧以成寬顏回簞瓢以成裕是仙之冠者
豈山澤之癯哉不本忠孝而思服鍊是舍厦屋
而入炎火也萬法皆空一誠爲實內景黃庭三
五飛步神奏王京符千年之嘉運備八百之仙
數可瓦礫塵世珠寶矣上士得道真在心性而
妄者遠矣遠於妄所以成功也此八寶垂世之

訓也夫道無而有道有而無真君超騰隱化比
廣成子河山公矣卽言中黃固居正位而通理
文在中而元吉易道也其儒而僊真而誠者乎
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化此吾儒濟世之功何
得僊旣真君也余因述之以鏡于石復爲迎送
神辭二章俾祭者歌之侑神焉其辭曰

彭蠡湯湯兮神仙窟宅注世飛昇兮有靈赫赫
神劍逍遙兮儼龍光于咫尺千載多艱兮或大
饑與大疫顧鬱陶而隱思兮望雲霓而解厄心

三門園集卷十四
婣媛而傷懷兮
眇不知其所瞻

右迎神

玄氣高朗兮
冲而不盈
大化寥廓兮
教宗淨明
弭節西山兮
橫大江而揚靈
出世濟世兮
倚閭闔而若生
奠椒漿與桂酒兮
吹參差以蘭旌
乘回風之搖蕙兮
識歸路之營營

右送神

陶朱公墓碑

定陶有陶朱公墓訪古者
塋衣棺之遺也友人

吏部黎君華尹定陶
尊人秘書公欲墓碑不果
何余津津道焉陶朱公
蓋范蠡變而名之至今
縣稱定陶云方朱公師
計然從越王會稽之上
所云知鬪則脩備時用
則知物二者形而萬貨
之情可觀也使國富厚
令士赴矢石如饑渴報
強吳而雪越耻豈淵深
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
之人富而仁義附焉者
乎表會稽山以爲奉邑
越王自以爲報國陶朱
公料越可以同患難以
處安定陶自處矣君行
令而臣行意其意寧復

在越乎所遺大夫種書良方藏于鳥盡走狗烹
于兔死其言是悲至大恩不報大功不還後世
忠臣以吾爲喻文種之言侮不聽陶朱公矣伐
吳之術七越用其三而自殺計然之策七越用
其五而自全何天淵哉在定陶候時轉物追逐
什一散財于鄉歸印于齊彼稱居家致千金居
官至卿相布衣之極謾世語耳其心何有哉說
者謂張孟談爲趙滅智伯而隱負丘張子房爲
韓興漢高而游赤松使陶朱公不自富而退逸

山林豈不超然春秋戰國士之上邪然近春秋
戰國幾五百年而獨以功名終自號鴟夷子皮
用則容納不用卷懷中子殺人不遣長子救而
遣少子且知必殺其弟其言持滿者與天定傾
者與人節事者以地三才洞然矣善治生者能
擇人而任時治天下何加焉豈少二張之智哉
陳子曰太公遺烈在齊管仲脩之而齊富彊後
陶朱公稱富海岱之間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
足而知榮辱未盡用于越者用于齊耳與管仲

爭烈焉若以富自污爲田舍謀何使人慨慕也
張華言南郡有陶朱公冢盛弘之言本宛三戶
人其冢在華容或言登仙或言濟州陶山有二
墓處俱不可曉余從司馬遷言卒老死于陶則
墓何可湮滅也君華善隸書勒諸道左

重脩千金堤碑

撫州蓋有臨汝二水汝水東流出盱江不與臨
合臨水出宜黃崇仁乃爲堤瑤湖之上俾汝水
漸凝峴臺下趨文昌浮橋抱壑而西會于臨如

長樂長寧間受其灌溉變爲沃壤商賈懋遷有
無化居而風氣環匝俊哲挺生堤始于唐渤海
李公說者謂顏真卿築土堵陂戴叔倫築冷泉
陂昂足而列當時計貲千餘故名千金云宋時
數言堤事不果脩明興數脩堤事不果終萬曆
間同年梁山古士希守撫募善習水者水底砌
石累石爲堤堤外作滾水梯護之上流作石堤
以護舊堤民不知勞詠歌興焉士希再守徽州
不佞掌江藩報書曰千金堤存乎願公徼有司

加意焉王君之麟守撫補葺如故士希聞之喜
曰願公一言以垂永永陳子曰水之爲利害也
天地剖判則然太史公作何渠書常登廬山豈
臨汝在指顧中耶彼稱西門豹引漳水鄭當時
引渭水李冰引灌水足利生民灌口脩都江堰
太守請余碑焉謂人皆師古至今見封山表木
之烈何至沉璧負薪則斯堤也胡可弗脩乎往
余守淮築高家堰費止千金嗣者失脩費屢巨
萬丁文恪公碑焉謂范仲淹大聖中築捍海堰
數百里而通秦海州之民祠焉蘇子瞻元祐中
取西湖田二十里築長堤以便行者號蘇公堤
比余文正文忠言之發汗沾衣今民于士希尸
而祝之雖號古公堤可也庶有辭于永世哉余
與士希雅厚敢以觀記于淮蜀者頌焉後有循
吏綢繆桑土俾無壞焉耳

徐孺子祠碑

漢高士徐公名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南昌
范太守涑南昌何令選新建余令夢鯉闢南州

高士寢路復新其祠太守請余書麗牲之石有志於古人者嗚呼孺子恭儉義讓所居服德惟蕃能致之而太守之名重仲舉樹立風聲抗論惜俗惟穉見禮之而高士之名重南州一榻清風穆如千載可想焉蕃之薦孺子也使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豈知竟不仕哉孺子謂林宗曰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逞寧處豈知尚書令亦不自終乎太守不能致孺子之出高士不能止仲舉之進爲

世道計耳或謂太守馳驅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自取滅亡不如孺子高又謂高士遜世離俗坐視漢亡不與仲舉同心非通論也元興以來政出宦監孺子欲仲舉挽之大綱如復出而共理凜凜乎伊呂之業者下榻云云此耳及世不可支無能爲也雖薦聘不顧焉相知豈後管仲鮑叔牙耶江南俗卑薄孺子傑立視同舉姜肱表閔諸賢已加一等乃令其鄉崇節義尚名檢興起在千載間故太守重之彼蕃先

守樂安下榻如周穆鮮克有終矣漢末織羅鉤
黨之獄起諸公執纒堅而行彌勵百餘年來亂
而不亡與有力焉而掃于之風遠矣南昌西楚
地余爲楚聲俾歌以祀其詞曰炎祚中衰今世
溷濁而其浴有美好修今憚寒裳而濡足高士
昂昂兮情素潔而如玉像章有美兮續紛其若
木太守高風兮設一榻而難續偶語論心兮時
事其頰感而難入而自覺鳳凰飄翔
兮愧鳧鴈之碌碌故居沈寂兮欽遺風而變俗
手載招魂兮還生蕩于一東

溫忠武公廟碑

豫章城南有晉將軍溫公廟土人稱司馬祠或
因將軍右司馬也由晉衣冠廟祀至今偶有智
力者謀地爲塋而廟廢南昌范太守涑從士民
意復之伐石碑焉請余文以昭勸戒將軍諱嶠
字大真諡忠武晉之名臣也元帝鎮江左劉琨
與將軍同心王室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
漢光之可輔晉祚雖衰而天命可圖絕裾而往

豈得已哉明帝卽位將軍在侍中叅佐機密六
謀而詔命文翰悉出其手王敦忌之上疏論敦
剛愎不仁忍行殺戮道路以目復奏軍國要務
者七皆救時之藥石也將軍受顧命蘇峻有反
狀陶侃同謀敗之有江州之命且陳豫章十郡
之要宜居以刺史乃屯潯陽遣督護王愨期西
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等率師赴難聞京
師傾覆因而悲哭時峻軍多馬南軍舟楫不敢
輕戰將軍於四望磯築壘以逼余讀報侃書謂

高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在路次湏仁公同赴
此會社稷危殆肝腦塗地受國恩者忍之哉侃
之能敗蘇峻多將軍之力云將軍卒而侃上書
稱故將軍嶠忠誠著於聖世勲義感於人神臨
終別書藏之篋笥時時省視中夜撫膺臨飯酸
噎人之云亡嶠實當之願勿移豫章墓地蓋成
帝追思忠武勲德將造大墓于元明二帝陵之
北因侃言止耳則祠而有墓俱在豫章祭酒胡
公儼謂豫章人得將軍不受王敦蘇峻之禍報

西園集 卷十四 五
以此耳孰知將軍精神命脉又江州哉顯忠表
武頓還舊觀太守此舉余甚躋焉陳子曰溫將
軍至豫章首謁徐孺子墓曾文定公謂漢至今
數千載富貴堙滅者不可勝數孺子獨稱思焉
世之以智力取勝者惑矣况將軍德澤聞者感
泣乎以勞定國則祀能捍大患則祀余拜忠武
祠而凜凜者奚啻將軍之于漢高士也

